

烽烟年代

山东革命斗争故事

主编：元维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编委会

主任: 王建功

副主任: 曲进贤 张敬茂 崔建文

乔善泉 李祥栋

主编: 亓维章

副主编: 李障天 吴茂滨

吕文泉 李聚五

编 辑: 郑新道 马吉元 冉明祥

魏清明 亓金田 刘德兴

赵玉良 亓兴华

以史育人

高克亭

高
克
亭

九零年拾月

山东人民在我多年代三六了
了朽功勋培育了千百豪英雄
光

祝贺辉煌手代出版

李子超九九年

序　　言

烽烟滚滚，战火弥漫的岁月，离今天越来越远了。年轻的一代是否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历了一段怎样艰难困苦的历程？

现在，我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推荐这部山东革命斗争故事——《烽烟年代》，读一读它，会帮助我们重温昨天，了解前辈们在血与火的年代里是怎样生活和怎样战斗的。

山东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鲁儿女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谱写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及其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迄今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成为山东人民珍的精神财富和优秀文化遗产。亓维章等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将其中的一部分编著成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烽烟年代》，共收入革命斗争故事三十九篇。它的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故事真实，生动感人。书中讴歌的主人翁，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高级干部，也有普通战士、民兵和群众。他们，有的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有的在刑场上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有的以其大智大勇，战斗在敌人心脏；有的深入敌后，擒狼缚虎；也有的是反映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之情。它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颂扬了革命前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山东人民勤劳朴实、勇敢善良、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和疾恶如仇、追求光明的战斗风貌。

该书在写作方法上，既注重了史料价值，又在文学艺术的表

现手法上作了些尝试，是一部文史兼备的著作，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烽火年代已经过去，弥漫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别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场无硝烟战争，却已经打响。本书所歌颂的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无疑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苗 枫 林

1990年12月25日

目 录

泰山顶巧擒日寇	1
战斗在敌首司令部里	9
风雪徂徕山	26
微山湖色慰征途	35
沂蒙母亲	43
山 菊	54
老郎中虎穴斗敌	64
战斗在莲花山区	69
难忘沂蒙养育恩	90
巾帼英侠	97
英烈母女	102
英灵长伴艾崮山	107
血战马鞍山	113
黄河飞舟	121
特急任务	138
沂蒙“红嫂”	151
娃娃烈士	156
泰山脚下斗顽魔	162
抗战初期攻打济南城	172
英雄虎胆	177
重围脱险	184
功载千秋	192
冲破古城迷雾	202

血染“红石崮”	216
智取八里沟	220
巧杀“苏疯子”	230
智捣“三仙洞”	239
奇袭老龙湾	247
英雄陈金合	251
一夜拔三堡	255
艳阳雏鹰	264
冲出闺房	276
一个少年英雄的故事	280
花奶牛怎么办	288
三十元钱	297
争夺雁门寨	301
边联怒火	306
一台机床	318
智送军粮	331

泰山顶巧擒日寇

东岳泰山，巍峨雄壮，气势磅礴，自古以来便是中外闻名的游览胜地。唐代诗人杜甫曾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来赞美它的雄伟壮丽。可是，自日寇侵占山东以后，这座名山就变成了鬼子和汉奸们的乐园。1939年，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旅，为了坚持抗战，驱除日寇，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领导下，于泰安地区（当时包括泰安、莱芜、淄川、博山、章丘、历城等县）建立泰山军分区，展开全面游击战争，使得盘踞在济南、泰安等地的鬼子和汉奸日夜不安，坐立不宁。在那频繁的战斗生涯中，我们踏遍了无数的崇山峻岭，唯独没去过这中外驰名的泰山一饱眼福。山是中国人民的山，地是中国人民的地，我们这些真正的主人没有去过，却被鬼子汉奸所霸占，尽情玩乐，想起来，心里真不服气。

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日寇汉奸对我泰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10月里的一天，我带着旅部七八十人，从历城附近插到泰山北麓，待机歼敌。这对当时嚣张一时的日寇来说，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敌人的战报一个劲地吹牛：“八路军第四旅已被皇军歼灭殆尽”。敌人的狂妄和吹牛对我们来说倒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我们可以趁其高枕无忧之际，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有一次，我在与鲁中军区派来的敌工部长鲁宝琪同志谈完工作之余，顺便打趣说：“趁现在部队休整之际，我们到泰山顶‘还愿’去吧？”我这突如其来的话，把鲁宝琪同志弄得莫名其妙。他问：“还什么愿？”我说：“大家平时常嘀咕，‘泰山好，看不到，

净让鬼子汉奸去逍遥。'这回我们也上泰山顶逛一趟，看它个痛快，还掉这份心愿！"没想到我和鲁宝琪同志的一席笑话，被侦察科长刘锡坤同志听入了耳，真以为我们有兴趣去逛泰山，于是他便派了几名侦察员前往侦察，查明泰山顶没有敌人，并且还了解到山后有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刘锡坤同志向我汇报完情况后，我说：

"好！反正我们打游击，爬山越岭是我们的拿手戏，说去就去！"于是我和鲁宝琪同志便带着二十几个人，其中一半干部，一半战士，由警卫连指导员罗俊同志的父亲带路，轻装前往泰山顶。罗大爷的家就在山下的泰安城，经常上山，对泰山的地形十分熟悉。我们晚上10点钟左右从山下出发，大约4点多钟，便顺利到达日观峰。当时天色尚黑，我便派出警戒，防止敌人从南天门上山偷袭；其余同志就席地而坐，等待天亮时观赏日出的景色。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站在日观峰，放眼看日出，真是景色迷人，光彩绚丽。当平原上东方还刚刚发白的时候，在山顶上却已看到紫红色的火球，忽隐忽现地上下浮沉，渐渐地变成一盏大红灯笼，徐徐上升，转眼间宫灯般的旭日，光彩夺目。这时，整个东方，金光四射，整个天地、宇宙一片光明……。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中，由于我们满脑子考虑的是行军打仗，从未把观赏日出景色放在心上。今天，总算亲临日观峰饱览了日出美景，这更激起我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祖国美好的河山，岂容日寇践踏、蹂躏！我们一定要尽快驱除日寇，还我河山。

惜别了日观峰，接着又游览了舍身崖和玉皇顶等处。当来到南天门的时候，已是晌午时分。由于大家连续爬山越岭，又是半夜启程，到这个时候肚子真有点饿了。于是，我们一行便走进了一家饭店，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趁店家做饭之际，我便带领两个战士对南天门周围的地形，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南天门地形险要，气势雄伟，真是名不虚传。它面向泰安城，背靠玉皇顶，一条盘山道，从泰安城蜿蜒而上。随着山势的增高，盘山道愈上

愈陡，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卡住崖道的咽喉处，修筑了一座古式城楼，它东西两边依山筑墙，俨然象一座山顶古城。进得门来有几家客店饭馆，由于这里是游客的必经之路，所以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正当我们用饭之际，哨兵忽然跑来报告：“有人上山！”当时我把饭碗一撂，带着两名战士，登上城楼，拿起望远镜举目观看，只见山下有十几个人，簇拥着一顶小桥，前呼后拥，直奔山顶而来。山高人远看不清楚，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阔人物呢？还是鬼子汉奸呢？我想不管是什么人，我们得会会他。我们好不容易上一趟泰山，既来之，则逛够。岂能丢掉这个机会？要是来了鬼子那就正好呢！哪里有比泰山顶上打鬼子美气的呢！“出城登山顶，四十还有零”，按照店主的推算，山下那伙人要上南天门，至少还得三四个小时。所以，当时除我和几个同志留下准备应付突然情况外，其余同志照常在附近观赏古迹名胜，并规定时间回店。

大约在下午一点多钟，哨兵又来向我报告：“山下来的是伪军，够一个班！”我和鲁宝琪同志高兴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来一个瓮中捉鳖。于是，我们一面令哨兵加强观察，一面叫大家收拾房子。哨兵没有领会我的意思，站在原地张嘴发愣，见此情景，我又笑着对哨兵说：“既然是送上门来的，那我们就腾出房子来好好招待，等他们一进门，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逮活的。”哨兵一听这话，高兴极了，敬个礼，乐滋滋地跑去监视敌人。这时外出游玩的同志已全部回店，我把意图向大家一说，个个都乐得跳了起来。

我很快作了具体部署：由鲁宝琪同志带领十几个人埋伏在小街两旁，我带领两名战士登楼观察，两位同志做饭店老板和群众的工作，其余同志躲在饭店门后，准备抓活的。不大一会儿，就见12个伪军手拿着帽子，歪背着步枪，斜挎着驳壳枪，敞怀露胸，喘着粗气稀稀拉拉地爬行到南天门下的紧十八盘上。在这12名伪

军的后面，跟着一顶空轿，大概是因为轿夫实在抬不动了，那坐轿人才不得已自己下轿，步行往上爬。看样子这家伙是个当官的，他腰挂着一把东洋指挥刀，神气十足地走在伪军与轿夫的中间。走在前面探路的两个伪军边走边嘀咕：“他妈的，八路军连个影子都没有，叫我们来探个屁路！”“唉！托老天保佑，这一路总算没有碰上八路军，谢天谢地！”两个伪军走进南天门后，见前面有个客店，就一头闯了进去。可是还没来得及等他们咋呼，我们的战士便上前一把将他们抓住，枪口对准了他们的心窝，“不许动！”两个伪军一声不响地举起了双手，乖乖地当了俘虏。后面的伪军见前面的两个伪军进店后“平安无事”，也就相继闯了进去，可是他们都没有逃出同样的命运，一个个都当了哑巴俘虏，被押进了后院。走在伪军班后面的那个当官的，开始爬山时还挺神气，可是，没有等他爬多远就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爬几步就歇一歇，张着大嘴喘粗气。等到他龇牙咧嘴地爬上南天门后，他又开两腿，用帽子扇了几下凉风，又喘几口粗气，定了定神，就向拉在后头的轿夫喊道：“他妈的，快一点！老子都爬不上来了，你们还在后头磨洋工，快上来！”等他咋呼完后，转身又对闯进饭店的伪军班大声命令：“他妈的，给老子都出来！别在这里蘑菇了，到了玉皇顶再休息。”他咋呼了半天，不见一个伪军出来，就气势汹汹地往店门里钻。刚钻进门，就被我们的战士一把按倒在地，用枪口顶住他的脑门：“不许动！”这个耀武扬威，神气十足的伪军中队长，一声未吭，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又过了一阵子，山道上又上来4个穿便衣的家伙，后面也跟着4顶轿子。这4个人每人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指手划脚，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谈笑。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那班开路打探的伪军，是保护后边“皇军大太君”的。

我即下令准备抓鬼子。同志们个个兴奋异常，是呀，哪个不

想亲自活捉一个鬼子呢！可是这4个鬼子象故意和我们闹别扭似的，你越等得急，他越走得慢。好不容易才到了南天门的台阶下。他们停住脚步，3人靠在一块，另一个打开照相机，以南天门为背景，咔嚓咔嚓地轮流照起像来。等他们横拍竖拍地照完了，才啃哧啃哧地继续往上爬，本来规定等4个鬼子全部上来后再动手，可是战士们实在等急了，第3个鬼子刚进南天门，埋伏在门后的战士就动手了。门外的那个鬼子一看势头不对，转身就往山下跑，跌跌撞撞象滚王八一样地滚了下去。走进南天门的3个鬼子，一个被活捉，两个因负隅顽抗，被我战士开枪打伤，全都当了俘虏。谁知“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面”，就在这时，半山腰里又出现了一帮人，簇拥一顶小轿，啃哧啃哧地往上爬。当他们听到枪声和逃跑的那个鬼子的嚎叫声时，吓得掉转屁股拼命地往山下逃。我立即派人往山下追赶，但由于相隔太远，加之天色不早，未能追及，才便宜了他们。真可惜，事后才知道，那后边的鬼子头，原来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机关的头子。我们十分懊悔，如果不是枪声暴露了目标，这场山顶巧遇的俘敌定是绝美的。

我们对俘虏进行了简要的审讯，得知那个未受伤的鬼子名叫间本，是伪山东省电报局长。鉴于当时的环境，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除把间本和缴获的武器留下外，其余的鬼子和伪军，经教育后全部释放了。释放时，我们还叫那个伪军中队长“护送”鬼子下山，不过他乘坐的轿子，都让给了受伤的鬼子“享受”了。

泰山顶上的这场漂亮仗，使店主和游客们又惊又喜。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又敬烟，又送茶，纷纷赞扬八路军是天兵天将。有这样好的子弟兵，抗战必胜，国家必兴。

西坠的太阳放射出灿烂的晚霞，好象张着笑脸祝贺我们的胜利。晚霞烧红了半个天空，映红了泰山和它脚下的群峰。在霞光中，我们一行20余人，带着缴来的战利品，押着那个鬼子官，兴

高采烈地从原路返回了。一回到驻地，旅部的同志们见我们胜利而归，个个都拍手叫好。不少同志打趣地说：“好事都叫你们碰上了，逛泰山，捉敌寇，一举两得，凯旋而归，真是好样的！”

当时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同志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向我们祝贺：“廖司令上泰山，亦游击亦游览，观罢日出设伏击，押回鬼子和汉奸，军民齐称赞……”

几天之后，忽然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封“公函”，拿来一看，是伪山东省泰安道尹公署给我们的信。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拆开一看，原来是为了间本的事情。信中内容大意是：间本乃日本普通公民，因赴泰山观光，不幸被贵军扣留，泰山乃修善之地，贵军在此陈兵设伏，乃是非礼之举，速将间本释放……。面对这一派胡言乱语，真叫人又好笑，又好气。好吧，既然你派人送信来了，那我们就回敬你几句，礼尚往来嘛！于是，我们立即给泰安道尹回了封信，大意是：泰安乃中国名山胜地，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抓了一名入侵的强盗，这正是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乃中华民族之败类，有何权利来要人？有何脸面侈谈礼义呢……。

把送信人打发走后，当时我们就分析：我们捉了个间本，伪泰安道尹为什么这样急，亲自出面要人，其中必有原因。为了查明情况，摸清敌人的底细，我们派人与泰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助查明情况。经多方侦查，方知我们在泰山顶生擒日寇之事，就象一颗重磅炸弹在敌人内部爆炸一样，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我军对待日伪人员，特别是对待受伤的鬼子，施以人道主义，在日伪军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戳穿了敌人污蔑我八路军杀害战俘的无耻诽谤；另一方面是间本的被俘，刺痛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心，使他们也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说明侵略者在中国的国土上永远得不到安宁。更有趣的是，这个日寇的忠实走狗——伪泰安道尹，为了讨好他的日本主子，本想趁大扫荡后暂息干戈之

际，把间本等日寇头面人物，请来泰山游玩作乐，讨取主子欢心，没想到这次马屁没有拍好挨了踢。间本的被擒，使日本的大特务头子大为恼火。他们硬说伪泰安道尹“私通八路”，要拿他问罪。这一下可把伪泰安道尹吓坏了。如果弄不回间本，他这条小命也就完了，因此在间本被俘后，弄得他昼夜心神不安，提心吊胆。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也为了表示对日本主子的忠诚，几天之后，他又亲自派人来谈判，并表示：只要能释放间本，愿以武器弹药作为交换条件，而且数量不限。由于我们事先摸清了敌人的底细，且当时我们并不缺少枪支弹药。为了打击日寇、汉奸的嚣张气焰，抖抖我们八路的威风，我们同意谈判，并提出：要释放间本并不难，但条件得由我们来考虑。伪泰安道尹的代表表示不能从命，谈判未成。

伪道尹谈判代表走后，我估计敌人一定会来报复的。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当时我就带领队伍立即转移了驻地。在敌人来偷袭的必经路上，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等待敌人上钩。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天夜里，鬼子悄悄地包围了我们驻地山下的一个大村庄。拂晓，正当敌人枪声、炮声打得火热之时，我们组织一部分火力，依仗有利地形，在敌人背后，突然猛烈地进行了火力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等敌人明白了枪是我们从背后打来的，这才发现他们包围的是一个“空村”。就在敌人重新组织火力向我们反扑的时候，我们又隐蔽地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去。恼羞成怒的鬼子，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挥舞着手里的指挥刀，驱赶着他们的士兵疯狂地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则依仗有利地形，神出鬼没，灵活地打击敌人。这一天，鬼子和伪军从拂晓一直打到天黑，除丢下100多具尸体外，别的一无所得，沮丧地逃回了据点。第2天和第3天，鬼子又纠集了更大的兵力，拼凑了3000多人马，疯狂地进行报复。可是，除了尸横遍野，损兵折将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捞到。

鬼子用武力没有捞到什么油水，不得已来软的一手。伪泰安道尹又亲自派遣代表，前来与我谈判。谈判代表装出一副可怜相，哀求我们释放间本，并表示：只要释放间本，愿以我方提出的条件来谈判。为了伸张正义，打击敌人的气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今后不准伪军任意杀害老百姓；第二，不准阻挠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支援；第三，今后不准捕杀我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人员，并保证他们的来去方便。这3个条件完全出乎这个谈判代表的预料，他没敢答应，只是说：“回去向道尹报告后，再来贵方回话。”

间本被俘后，我们及时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作了汇报。根据上级指示，将间本送交军区“对日反战同盟”进行教育。经过几番斗争，伪道尹被迫答应我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同时，间本经“对日反战同盟”的教育，有悔改之意。于是，我们把他释放了。间本释放回去后，由于我军政策的感化，曾数次秘密地给我军传送情报。

间本等人的被俘和获释，在济南、泰安一带的日寇和伪军内部，引起了新的矛盾。伪军慑于我八路军的威力，更不敢轻举妄动，对日寇也更加离心离德。这一局势的出现，对壮大我抗日力量，孤立和打击日寇，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泰山顶巧擒日寇的故事，在山东人民中一度传为佳话。

（作者 廖容标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战斗在敌酋司令部里

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已经过去，全面内战的烽烟又笼罩在中国大地。此时，作为国民党长江以北战略要地的青岛，充溢着秣马厉兵的黩武气氛。

馆陶路中段一座罗马式的四层建筑，楼体长宽各有七十多米，正面是四根一擎到底的粗大廊柱。正中的玻璃大门两边，肃立着荷枪实弹的门卫，门右侧垂挂着硕大的牌子“青岛警备司令部”。在战时体制下，可以说，它是军、警、宪、特总调节阀。楼体与街道之间是一个宽阔的前院，院内两侧停放着数辆警车和插着小旗的摩托。临街的铁篱笆墙正中的大门两旁，又是一道全副武装的门岗。

迎着初秋凉爽的晨风，一个身材魁梧、着全套美国空军服装的青年人，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近了第一道门岗。

“请出示证件！”两个门岗把欲进院内的青年夹在中间。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军服上，既无部队番号的标志，也没有领章和军衔。

“没有必要出示证件，我要见丁志焕司令！”

“这……”门岗仔细打量了一下他那地道的黄呢子美空军服和红棕色半高腰皮靴，再看看他脸上那傲慢的神色，口气也不敢太硬。因为，这地方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色各样的人常有进出。这人出口就是要见最高长官丁司令，来头也实难捉摸。

“好吧，请跟我来。”其中一个在前带路，把他领进大楼玻璃门的门卫，然后进入玻璃门內面的传令室等候。

这位23岁的青年人叫侯天明，抗日战争后期报考国民党空